

解放劇集

第一種

人人說好

· 獨幕劇集 ·



文向珠主編

大眾圖書公司出版

81
W3

集 劇 放 解

種 一 第

好說人人

編 主 珠 向 文

版 出 司 公 書 圖 衆 大

題記

爲了迎接華南解放，留在香港的華南文藝工作者，曾經進行過兩次突擊運動，加緊創作，應付大華南解放後宣傳工作上的需要。這個集子里所選的六個劇本，除「紅軍回來了」外，全是從這次突擊運動中，近十五個劇本中挑選出來的。內容有表揚人民解放軍，有解釋政策，描寫民兵英勇鬥爭、工人階級護廠鬥爭及暴露國民黨反動派醜劇的。我們把這幾篇不完整作品提供給我們的文教工作者，希望大家能夠採用。爲了更能適應此時此地的需要，在演出時，各單位，可以就當地情形加以適當的修改。

• 編者 •

• 一九四九年八一 •

目 錄

紅軍回來了(獨幕劇).....	王燎燧(一)
人人說好(獨幕劇).....	岳野(四四)
好民兵(活報劇).....	林朴(五九)
鼠竄圖(獨幕笑劇).....	秦牧(六九)
咪上當(廣播劇).....	歐文(八七)
陽光處處(一幕兩場劇).....	樓棲(一〇〇)

紅軍回來了（獨幕話劇）

王煥榮

謹致南方老革命地區的農友們

編者按：本稿係由華北寄來，專為供給華南、西南老革命區上演而撰寫者。許多朋友讀後熱淚縱橫，勇氣磅礴，感人之深，可以想見。適合華南、西南解放與待解放地區上演之用，因特向讀者推荐。

登場人物

潘旺海 六十來歲，曾經歷過幾次革命的老

農民，紅軍家屬。

芹姑 三十歲多一點，潘旺海之長媳，潘德

明之妻。

佑興 十三歲，芹姑之子。

吳康貴 三十餘歲，叛徒，現在的鄉自衛隊長。

潘德才 三十餘歲，旺海之次子，自首份子。

解放軍戰士 二十八歲，北方人，瘧疾病號。

潘德明 人民解放軍南進先遣縱隊的一個支隊長，四十來歲，團級幹部。

警衛員 二十多歲。

羣衆甲 老年。

乙、丙、丁 壯年。

戊 青年。

其他。

時間

一九四×年七月一日

地點 南方某一曾經經過蘇維埃土地革命的

地區。

……轟烈的革命運動已經過去，人們在殘酷

的白色大屠殺之後生活着，恐怖改變了一切。一年，二年，乃至十年，艱難的歲月是那樣無休止的漫長，破碎，無助。回憶成爲對於將來的信仰。痛苦增加着憎恨；憎恨又增加着盼望。

潘旺海家

一個南方農民的簡陋的泥土堂屋。正面有道到屋外的門，門是用篾片編的。門旁是「潘氏歷代宗祖昭穆神位」，一邊一行字寫着「招財童子」，另一行字寫着「進寶郎君」，很使人注目的對着觀衆。壁上貼着「捷報中華民國三十×年歲次××昨夜喜章報到潘氏合家平安如意諸事順遂五谷豐登六畜興旺」。『神位』下放一張桌子，桌上放着泥製的香爐，燭台，普通的茶壺，各處隨便放些大小椅子，長短矮凳，還有一張吃飯用矮桌子。側面是個窗子。另外有通到內屋和灶房的門。正面的門和窗子外，可以見斷牆坍塌（略可顯出土地革命時代的紅色標語），胡亂的生着野藤，歪斜的瓜架，

野草，小樹，一切無甚生氣，是一種貧窮破爛的景象。

這是炎熱的夏季，從早起就悶熱煩燥，說不定會猛烈下場大雨，但天空仍是惡毒的太陽，萬里無雲。焦燥的心是需要着涼意。

開幕時佑興坐在小凳上，替芹姑打着扇，芹姑正爲他改件衣服，坐在椅上。他們口裡在唱着一隻歌，一隻到現在還不忘記唱的土地革命時代的歌曲——這是那裏人民懷念和盼望革命的一種方式。

（唱着曲）「二月是花朝呀，軍閥逞英豪呀，壓迫呀窮人呀，保護土豪，呀兒啲！負纖清鄉軍呀，到處殺窮人呀，擾亂呀工農呀，不很安寧，呀兒啲，六月是炎日呀，可恨蔣介石呀，進攻呀蘇區呀，屠殺窮人，呀兒啲……」（佑發覺芹姑半攔腰的停止唱了，質問地向芹）你做麼子不唱啦？要你也唱嘛！
芹（看了他笑）哪個有心唱呵！
佑要你跟我一起唱！

芹

（愛撫地）好細呀（讀若額牙切，下同）子，還是個橫牛脾氣，越大越像爹……你的爹，你媽說跟你聽過的，還記得不？

佑

（偏着頭）不記得？不記得我就該握刀！爺爺也跟我說過，我的爹是個大紅軍，又

佑 芹

高又大的紅軍，那天晚上，我還看見他。（發生興趣）你看見他，像個麼樣子？我看見他，清清楚楚的。（站起來，比着

佑 芹

）他戴的大軍帽，帽子外頭有個五角星，端的槍，背後有好多紅軍嘍！他喊：（舉起手）『打倒土豪劣紳！』跟落大雨打炸雷一樣。

佑 芹

跟打炸雷一樣？

對，就跟打炸雷一樣！過一下（讀若漢兒切，下同）他就飛起來了，飛呀，飛呀，我一看，你坐的飛機，快得很，我跑不過他，我就喊：爸爸呀！爸爸呀！過後……過後麼事呢？

過後爺爺就把我搖醒了，我一看，漆黑，

芹

甚麼都沒得……（忽然焦慮的坐下），我的爹不管我！

佑

那個說不管你？你的爹還定不得在那裏想

佑

就是嘛，我想起來了，（肯定地）爹要回來的，紅軍要回來的。

佑 芹

（故意問他）那個跟你說的？媽你哄我呀！不是你，還有那個跟我說這些話呀？（把頭埋在芹懷中）

佑 芹

（不准他）起來！你又不是細孩子。剛才你還說我是細牙子哩，哼！媽，我就要長大了，過幾年我就要長大了，過幾年我就要當紅軍了！

佑 芹

（摸他的頭）你要當紅軍去，做麼子？（不同意的跳開）做麼子？媽，你不怕醜，問來問去的，不，得問過幾百萬個了。

做麼子？（想着，忽然跳在小凳上，將兩手掬在芹的膝頭）媽，爺爺還教我認字哩，認外頭那些牆上的字。

芹 麼子字呀？你說。

佑 媽，你還不……得呀？外頭那些牆上的字，

麼子『蘇……』

芹 蘇維埃！

佑 （扳着指頭想着）『蘇、維、埃、萬歲』

，『紅軍、萬歲』，還有，『把田地、分

、給……』對，窮老百姓，媽，還有爹寫

的勒！

芹 你爹也寫得有。

佑 到處都有。

芹 他們擦不脫，擦不盡，不耐煩擦了。

佑 我記得，有十幾年了，爺爺說：風吹雨打

太陽曬，還是紅東東的，怪得很。爺爺還

望到它哭……

芹 你爺爺哭，你不勸他呀？

佑 不是，沒有哭，是（摹擬着）這樣呀呀呀

呀的，就像要哭的樣子。他摸到我的腦殼

說：『佑興，快點長呀，快點長呀，你看

你爹，（摸擬祖父嘆氣）唉——唉——，

你看你爹……』

芹 （差不多有點哽咽）你爹走了哇！

佑 是，就是這樣，我就要長快點，好當紅軍

，好報仇！媽，我要跟你報仇！

芹 跟我報仇！

佑 噯，我一定要報仇。媽，（憤慨的）我要

有把刀，我就要先砍那吳廉貴的腦殼！

芹 （欣喜的望着他）那你才是你爸的好仔。

佑 那個鬼才不是我爸的仔。媽，你不曉得，

你不在屋頭，他們那些有錢人家的孩子都

欺負我，我一出去，他們就拿起泥巴團團

望到我甩，罵我是『小赤匪』，『匪種』

，『匪兒子』，說吳廉貴想我媽！

芹 （被刺痛一下，但無可如何地）讓他們說

去！

佑 儘管他說我多些，我都不怕！媽，你聽我

說，我是『匪』就是『匪』，我是『匪』

才好哩！我就是『匪』，也不服他們！

芹 （微微舒了口氣）只要你有這個志向就要

得囉！

佑

（重又坐在小凳上）媽，我不說這些話了。
（扇着扇停了一會）媽，再唱個歌好不好？（愛嬌地）再唱，我們兩個都唱。

芹

（勉強地笑）你要唱，就要記得，這是我們窮人的歌，革命的歌，莫讓那些反動派聽到。

佑

我都曉得，我不敢大聲唱，媽不敢大聲唱，爺爺不敢大聲唱，爺爺說：等紅軍回來了才敢大聲唱。（稍停）不唱也要不得呀，爺爺說，不唱就會忘記革命了！

佑 芹

就是嘛，不唱就會忘記革命，你就唱嘛。

我唱（唱）「自思又思又自嘆呀，急得無法辦呀，一頭呀撞到呀，共產黨員，呀兒啲！一頭呀撞到呀，共產黨員……」（唱不下去了，思索着）我想不起了。

芹

（教他）「黨員說得好呀，」（摹仿）「黨員說得好呀，」

芹

「農友莫心焦呀，」

佑

「農友莫心焦呀，」

芹

「革命呀高潮呀快呀到了，呀兒啲！」

佑

「革命呀高潮呀快呀到了，呀兒啲！」（高興地）我都記得了。媽，麼子叫「革命高潮」嘛？

芹

（順口答覆）你爹回來了就是「革命高潮」。

佑

對，爹回來了就叫「革命高潮」。媽，我還唱軍歌，紅軍軍歌，爺爺教我的。你唱。

芹

（思索後搖頭幌腦的唱）「帝國主義，我們要推翻，實行了共產，窮人不為難。」（仰首向芹）媽，好不好？

佑 芹

（續唱）「共產黨成了功，共產黨……」

芹

「麼，麼事的呢？共產黨成了功……」（教他）「剝削制度都不用」。

佑

（跳起來）對，媽也會唱。（踏着腳繼續唱下去）「剝削制度都不用，創一個新社會」。

會，窮人不爲難。當丘莫當軍閥兵，軍閥兵缺糧餉，又要打人。（越唱越興奮，開步走）我們紅軍，糧餉多得很，打一仗，勝一仗，實是有名。（向外走去）努力，努力！努力向前進！（走到外邊）向前進，消滅那壓迫的人……」（忽然停止）外面吳廉貴的聲音，我貪你屋的娘，你狗婆養的小反動，你唱！（打了孩子一巴掌的聲音）

佑

（叫聲）哎呀，打人啦！

吳

（莽驚惶地站起來，跑到內屋裏，關門。孩子一步步退進來，吳指着他鼻子進）

吳 佑

（兇狠地將佑逼到一定地方後）你狗婆養的小反動，你唱！（用兩個指頭夾住佑的鼻子）叫你們莫要唱，你們這些鬼仔兒還是要唱，要唱！（將佑的鼻子狠狠一扭）（氣憤的忍住）哀……啲……啲……！（狴笑）你也曉得痛，曉得痛呀！嘿！（向四面看了看）你爺爺呢？

佑

（知道屋裏沒有人了，大膽的答）上嚮去了。

吳

你屋頭沒得人？

佑

沒得。

吳

（大搖大擺的走向屋中）貪媽便是……（伸着腿坐下，拿出一塊漂亮的手巾一抖，往臉上一擦，敞開了衣服，命令地）過來！（停一會）過來！（厲聲）老子叫你過來！（看見佑走過來後，望着他，想起似的，忽然）你媽呢？你媽呢？

佑

（背着手，鎮靜地）我不曉得！

吳

（停了一會，忽然身子在椅子上一轉，指着佑）你曉得，曉得吃屎！

佑

（驚了一跳）我不曉得呀！

吳

你怕，怕老子吃了你？來！（將佑一拉，笑）嘿，來，我問你。

佑

問麼事呢？

吳

老子不殺你，怕什麼？（低聲）你媽呢？是不是回來了？

佑 我不曉得，我沒看見！

吳 是不是昨天晚上就回來了？

佑 我不曉得，我沒見他！（想走）

吳 （將他一拉，用腿夾住，）快說，快說，老子給糖你吃！

佑 （再想掙脫）我不……

吳 （更加用勁）怕麼子呢？老子不會殺你的。跟我說了，我就給你糖吃，給錢你買玩意兒要，你看你看，（掏出一些票子舞了一陣）洋錢嘍，快說！

佑 （勇敢地）她，她回來了。

吳 （高興）好，說得好，在那裏？

佑 （好像老實地）出門去了，上……

吳 好，好，是不是上菜園子去了。

佑 不是。

吳 不是，是上坡上檢柴去了？

佑 也不是。

吳 都不是，上那裏去了呢？

佑 （決然的）上個月回來了，一天，她又走

了！

吳 （大怒）禽你個娘。你不說！（一下跳起來）老子打死你！

佑 （跑開）又走了呀！

吳 （把他拉住）你不說，老子不殺你，是爲你娘嘍！你狗禽的小赤匪，你媽的硬是匪種，硬是共產黨搞出的好貨，打你狗禽的，打！（打佑耳光）你說你說！（見佑不說）你還不說！你看你個樣子，就是不服我！你不說，你不說！（槌打佑）

佑 （嚷叫）媽呀，媽呀！

吳 老子就打死你，打死你！

（芹在屋裏忍不住了發聲）

芹的聲音 吳廉貴！

吳 （停手）噯！

芹的聲音 你莫欺負他，噯！

吳 （聽出來了）噯，是你呀，你躲在屋頭呀？（把孩子放開，跑到門邊）

芹的聲音 吳廉貴，你這樣狠，你打他，你打

我！

吳

（一笑）哀，我還敢打你！芹姑，呃，表妹，潘大嫂，我打的是潘德明的兒子（讀若賽，下同），他是赤匪，我就跟他一樣嘯！

芹的聲音

他爹是他爹，他是他，不許你打！

吳

（笑）嘿，我不打了，你就出來吧！（洪佑，低聲）你到外頭去，外頭去。

（佑走開，但不時來探望着）

芹的聲音 我不出來！

吳

（討好哄騙他）你出來，出來好了。你莫要怕。這一回，比往回不同，我是劉備訪賢，特別來三請諸葛的。你聽我說，老表是爲你打算，你看你，你在外頭多苦，怕這怕那。你說你是出去求吃，長年不落屋，那個不曉得你是怕我。其實，對天說話，你老表才不害你。

芹的聲音 吳廉貴！

是，我吳廉貴。

芹的聲音 你莫要打麻煩，你有事，你各人回

去！

吳

呃，表妹，你把我心看歪了。我才說，我不是害你，你躲來躲去不是長法。老表也是於心不忍。你看老表，自從剿匪戡亂……

呃，錯了，自從你老表當這鄉隊長以來，

房屋舊田地，那樣沒得。就是，呃，有福

大家享，我的筷子每逢一夾起魚肉的時候，

就不好過，就想分一塊給你吃了，才好

下嚥。你老表爲你幾費苦心嘞！

芹的聲音

吳廉貴！

吳 是，我吳廉貴。

芹的聲音 苦心不苦心，你各人走！我受窮挨

餓，是我命該！

吳 那不是這樣說，人呀，總要想事點福咄！

你想，你表嫂在世的時候，穿的麼事？華

絲葛呀，雞皮襖呀，吃的麼事？雞呀，鴨

呀。可惜她福氣不好。不到三十歲就死了

！你又想想，你在這潘家，吃的麼事？

穿的麼事？不怕老表說句閒話，比叫化婆好不了幾多，老表是爲你設想。

芹的聲音 吳廉貴！

吳 是，我吳廉貴。

芹的聲音 我就是苦命，就是苦命，就是苦命，就是不跟你伸手！你走好了！

吳 愛，你叫我走。

芹的聲音 你走了好，我死了還是潘家的人！

吳 潘家的人。你不提潘家倒罷了，提起潘家，我就替你難過，那個時候，（乾脆拉了把椅子坐下來）哪個叫你去跟潘德明相好嘛！鬧麼子自由戀愛，自由結婚……（發現，趕他）噓，噓！（指外面，再說下去）落了這塊肉，人家就不管，當他媽的紅軍走了，一走十幾年，杳無音信，把你甩在屋頭，還不如你這老表有良心，你老表不跟他去當紅軍，還不是爲了你。擺起一個結髮夫妻你不願意幹，害得你老表不得不另討一個，事到如今，跟我當個填

房太太也不錯嘛！你說，是呀不是（停一會）你說你要守寡，守寡守寡，要看跟什麼人守寡，哪有跟共產黨守的呢？

芹的聲音 吳廉貴！

吳 是，我吳廉貴！

芹的聲音 你放屁！

吳 我放屁？

芹的聲音 你出言不善！

吳 我出言不善？噯！你罵我，你罵！我說了半天……呃，表妹，你出來說，出來！你忘記了！那個時候……（搔耳抓腮）那個時候……出來嘛！（想拿板凳撞門，嘴還不停）那時候……

芹的聲音 我就是不出來！

吳 好你不出來！

佑（示意芹）

媽，他拿板凳撞門了！

小狗×的！（想發脾氣，但靈機一動，放下板凳，指桑罵槐的指點着的，故意說給

芹聽）那個時候，我還是想拿洋錢來買你
媽的奶！你不曉得，你的爹，潘德明，赤
匪！你分了王老太爺的田！人家王老跑了
回來，要殺你全家出氣，幸虧那老編子份
的看你媽長得好，把你媽折成洋錢頂損失
？出賣到吉州。哪曉得，你媽脹桿子硬，
龜子回來，要不是我遮天蓋太陽，還有你
媽呀？我原想圖你媽（伸出手來）跟我快活
？哪曉得你的媽是這樣（一下扯住佑的耳
朵）無情無義！你媽這個女赤匪，十五六
歲就曉得跟紅軍當偵察？還瞞得我呀？（
將佑耳朵狠命一扯）

佑

（早被他弄得目瞪口呆，經一扯，呼痛，
）喲，媽，媽呀！……

（芹在裏面又恨又罵着孩子，忍不住一下
開了門）

芹

（站在門口，怒氣沖沖地）吳廉貴！

吳

（笑）噯！

芹

你狠，你狠，你翻這些爛賬，你欺負我們

孤兒寡母，你……佑興！（想去抓孩子）

佑

（被吳拉着）媽！

吳

（沒有想到她會這樣發怒，一怔之後，與
佑同時地）哀（將孩子緊緊拉住，後退）

芹

（再次拉孩子）佑興！佑興

吳

（將孩子往後一拉，自己擋住）你！

芹

佑興！（跑過去）

吳

（左攔右擋，最後將孩子往屋外一塞，推
出去）滾，打死你！（轉過身來）

芹

（站住，恐懼）你……

吳

（瞪眼）……你

芹

（後退）你要做麼子？

吳

要你認得我！

芹

（反抗地）我就認不得你！

吳

認不得就不行！（裝模作樣的）翻手爲雲
，覆手爲雨，我是鄉隊長！

芹

（不肯示弱）你是鄉隊長，你就曉得表妹
長表妹短的亂叫！我問你，你做麼子打

他？

吳 打不得呀？黃鱸泥鰍，都是鑽稀泥巴的貨

，看到潘家的人，我就討厭！

芹 好，你討厭……

吳 對他們討厭，對你就不敢。（忽地低聲）
呃，表妹，四月初九，你表嫂出喪，你做
麼子不去？

芹 我不曉得！（往外走）

吳 （攔住，板起面孔）不准走！

芹 （淡然）我有事，我要出去！

吳 有事也不准走！

芹 我偏要走！

吳 （順手端起一把椅子，往中間一擱，同時
地）就不准你走！

芹 （驚退一步）好，好，我算怕你，我手無
寸鐵，你有的是權柄，少欺負人些好不好？

吳 （腳擱在椅子上，扇着扇子，奸笑，過一
會）喂，表妹！

芹 （防禦地）麼事？

吳 潘德明，三魂七魄怕都找不到回來了，你記

到他，有麼用場？（把腳放下來）赤匪赤
匪，這道名譽真不好，老表來幫你脫離苦
海！

芹 （反激他）說得好，你開口「赤匪」，閉
口「赤匪」，你呢？

吳 對，你還算記得，民國二十四年，屍骨堆
山，血流成河……（卑鄙十足地）你老表
棄暗投明，改邪歸正，把「共」字換了一
個「國」字，到底是認清了時勢！

你狠，你作孽！

芹 （洋洋自得地）人人都說我很，爲了升官
發財，兒子兒孫，（怪聲怪氣的），三民
主義，蔣委員長，免不得要作些孽呀，嘿
嘿，（陪笑）芹姑，我的表妹呀！當年怪
我太大意，我跟表妹報上個名，只想馬馬
虎虎就算了，哪曉得人家打了一頓，又
要賣你，急得我也是雙腳跳，後頭我一聽
到你跑回了，高興得說不出話。哪曉得你
又記恨在心。說來說去，我不得不佩服表

妹才貌雙全，真有本事，把你老表哄得東也不是，西也不是，好幾個開不了腔，過後你老表一有舉動，倒把你嚇得藏藏躲躲，跑到外頭不敢見人，說起來，也怪老表逼得你太兇，又沒想圖個久遠，表妹愛的是白頭到老，這一回，你表嫂死了，再沒得人絆我腳了，我是光明正大，有始有終，填個房你還不幹？

（一直緊咬着嘴唇）……

芹（看見芹不理他，卑鄙地）表妹，你不說話，是熱了吧？我跟你扇扇！（打扇）

芹（爆發地）吳廉貴！任憑你麼子甜言蜜語，鋼嘴鐵牙也勸我不轉！我問你那老婆做麼子死的？

吳 噫，你好兇呀，罵人休揭短。一句話，你答不答應我？（捲袖）你說，你答不答應我？

芹（決然）不答應你！再說一個！

芹 不答應你！

吳（氣極）好膽！我是看在親戚面上喲！你就忘記了，你是踩在那個腳板底下的人呀？哼！你看人家縣政府的劉大隊長，（一隻腳蹬在椅子上，指手劃腳）只要在白天那家屋簷上揭他一片瓦，到晚上那家女人就不敢不跟他（手往腿上一拍，同時地）勾搭！（一頓）你還要說麼子守寡，你……

芹 你？你要我死，我也不怕！

吳 我還捨得開刀！（忽地笑了起來）硬是怪，對付外人我狠得了，對付表妹妹，呀，舉起千斤閘也只好落下來，我就愛你這冒火的樣兒！

芹 你殺了我倒好，你不願意殺，我也不願意死……哼，你有出息！

吳（淫浪地）嘿，表妹，我們都是過了三十的人了，你嫁了我，我們兩個鬪個半輩子快活也好，不，就是幾天也好，我算對

不起你，我壞了一團良心，（向芹進逼）那一回……

芹（恐怖地後退）你放屁！

吳（向前一步）我拿麻草跟你吃了……

（後退）你亂說！

吳（再逼一步）麻得你人事不省的，（站住，醜惡地）你看你，那時候你多聽話！才那一點點麻藥，你就不開腔了，乖乖的，乖乖的，軟綿綿的，軟綿綿的，又好看，又漂亮，千依百順，就像睡着了的花兒一樣，哎呀……我們國民黨，寬大為懷，不要你的命，要你人還不行嗎？嘿嘿！（進逼）

芹滾你媽的！（欲逃）

（佑跑進來）

吳（被佑抱住腿）噯，噯，你狗禽的！（打佑）你狗禽的！

芹佑興！

（佑興掙脫了，吳欲追打佑，佑跑到門

口）

佑（挑逗他）狗禽的吳廉貴，老子記得你！你狗禽的要造反了！

吳（趕到門口，被潘旺海一把抓住）

（攔住吳）呃，呃，發這的大脾氣爲麼事

郎（瞞若朗，下同）——

吳（高傲地）爲你的孩子！

（將吳拉至屋中）你坐坐，你坐坐，人家細牙子嘮，何必跟他一樣鬼臉嘛！

（氣憤的坐下）赤匪，你們一家都是赤匪

，（指潘）你也是老赤匪！

（斥罵）當到老輩子，你少吼些！

吳（站起來）

（解勸）呃呃，芹姑，你莫說話，（諷刺地）人家鄉隊長嘮，命大官大……

吳（向芹）我不曉得！（酸溜溜的）「公事

公辦，六親不認」，曉得不？（端坐，像

個大官）潘老官，你闖來得正好，我正要找你。